

恐

惧

科幻小说
L. RON HUBBARD
哈伯德惊悚

FEAR FEAR FEAR

以令人恐怖的逻辑和真正可怕的影响力而成为迄今为止最引人入胜的幻想小说之一。

时代文艺出版社

恐惧

裴文赋
张玉夺一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FEAR

Copyright © 1997 时代文艺出版社

The Time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本书由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代理由 L. RON
HUBBARD LIBRARY 授予中文版独家专有出版权。

吉权图字：07—1997—140

恐 惧

作 者：[美] 罗恩·哈伯德 译者：裴文赋 张玉夺

责任编辑：张四季

责任校对：冯晓岩

装帧设计：魏国强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吉林省新华书店

印 刷：长春市二道达森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毫米 32 开

字 数：110 千字

印 张：6.625

版 权：1998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199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6 000 册

书 号：ISBN 7—5387—1179—1/I·1131

定 价：9.80 元

“拉斐德·罗恩·哈伯德的《恐惧》是一部必须用‘经典’二字来评价的少数恐怖体小说之一，绝对是一部令人毛骨悚然的、充满超现实的恐吓和恐怖情节的经典著作。如果您不厌恶令人胆寒的案件——异常恐怖的案件——如果您从未读过《恐惧》，我劝您一读，但切记不要在漆黑的暴风雨夜晚阅读此书。它确是一部非常、非常好的书。”

斯蒂芬·金

译者序

拉斐德·罗恩·哈伯德(1911——1986)是美国当代著名作家。在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写作生涯中,他向世人奉献了五百五十多部、总数达六千余万字的小说类和非小说类著作。取得了巨大的文学成就,赢得了亿万读者并受到众多同行名家的赞誉。他的写作体裁多种多样,尤其擅长写神秘小说、悬念小说和科幻小说。哈伯德具有高超的写作技巧,他能在不减缓情节发展节奏的情况下,使读者在阅读时能真切地感受到,甚至是“凝视”角色的心灵和感情,极大地增强了阅读享受。其作品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已改变了科幻小说和悬念小说等的文体和风格。正是他最先把极富吸引力的人的因素带入了科幻小说的新文体中,时至今日,这依然是国际流行写作方式的基础。他一生曾获多项殊荣,如“诺瓦科幻小说奖”、“古登堡奖”等。

《恐惧》是哈伯德悬念小说的代表作。该书的大

概故事情节是：主人公劳瑞教授是一位大学老师，他从不相信幽灵、鬼怪的存在，在一个普通的春天的下午，他突然不可思议地丢失了他的帽子和他生命中的四个小时。从此以后，他陷入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梦魇世界，而且不断地受到恫吓：“如果你找到了帽子，那你就能找到你失去的四个小时；如果你找到了四个小时，那你就会死去……。”

这个故事写于五十年前，不仅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而且被文学史学家戴维·哈特维尔等誉为奠定了“当代恐怖体的基础”之作。该书已有十种语言版，半个世纪以来一直位居畅销书排行榜前列。《恐惧》也将在近期由好莱坞搬上银幕，主角是曾获多次奥斯卡奖提名的约翰·特拉沃尔塔。美国当代著名的恐怖小说家斯蒂芬·金在回顾《恐惧》所代表的成就时，极尽了赞美之词：“拉斐德·罗恩·哈伯德的《恐惧》是一部必须用‘经典’二字来评价的少数恐怖体小说之一，‘绝对是一部令人毛骨悚然的、充满超现实的恐吓和恐怖情节的经典著作’。如果您不厌恶令人胆寒的案件——异常恐怖的案件——如果您从未读过《恐惧》，我劝您一读，但切记不要在漆黑的暴风雨夜晚阅读此书。它确实是一部非常、非常好的书。”

为什么《恐惧》具有如此深远的影响力？因为哈伯德作了其他作家所未能办到的事情：他没有使

用超自然的构思——狼人，吸血鬼；没有选取极端的恐怖地点——鬼神出没的山间小屋，地下实验室，陌生的星球；没有采用超级疯人作主角。相反，他选用了—一个生活在普通环境下的常人，并将主人公置于似乎可信但又非凡的“地狱”中。小说中所描写的事情在现实中确有可能发生，并且那是恐怖的。也正因为如此，《恐惧》给人们带来的令人惊悚的影响力永远都不会减弱。

《恐惧》已向诸君走来，请千万做好精神准备！

张玉夺

1997年11月于长春

作者的话

有一件事情，我希望读者始终能牢记心间，那就是：这个故事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尽管情节发展令人始料不及。它不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也不宜于夜间孤单一人阅读——因为千真万确的是，下列故事或许会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今天，甚至连你也会丢失生命中的四个小时，然后，你就会踏上詹姆士·劳瑞走过的路。

拉斐德·罗恩·哈伯德

目 录

译者序	(1)
恐 惧	(1)
借来的荣耀	(171)
作者简介	(195)

1

这是一个春光明媚、令人心情愉悦的日子。在埃特渥基学院附属医院门诊部卡尔姆斯的医务室里，或许潜藏着两个幽灵，他们正竭力躲进门后的阴影里，尽可能地摆脱径直射到地毯上的温暖的阳光的照射。

劳瑞教授边系衬衫的扣子边说：“就是说我明年身体依旧会很健康，是吧？”

“再活三十八年，你身体依旧会像现在这样健康，”卡尔姆斯微笑着说，“像你这样健壮的男人大可不必因患疟疾而忧心忡忡。即使不幸沾染上最严重的雅卡坦^①病毒，你仍然会安然无恙的。你只是稍微有点感冒，不用担心。顺便问一句，你打算什

① 雅卡坦：位于墨西哥东南部、中美洲北部的一个半岛。

么时候回墨西哥？”

“如果我妻子不陪同我去的话，我就作罢了。”

“如果我有一位像玛丽那样可爱迷人的妻子的话，”卡尔姆斯说，“病毒一定不会光顾我的。嗯，是这样。”卡尔姆斯相信自己说出这番话并非出于对这位埃特渥基学院的人类学家——足迹遍及世界的劳瑞教授的妒忌。“我从来没有见过你和你的同伴在那些怪异的地方看到的東西。”卡尔姆斯接着说道。

“那些都是事实。”劳瑞说道。

“是的，我想是事实。但我更想知道有关原始祭祀以及一些幽灵鬼怪的事。——顺便说一句，上周日你在《周报》上发表的文章写得真不错。”

门轻轻地动了一下，或许它是被穿窗而过的凉风吹动的。

“非常感谢。”劳瑞说道，并设法掩饰了一下自己心中的不快。

“不过，”年轻的卡尔姆斯说道，“你是在自找麻烦。你的傲慢无礼已经使你的朋友托米异常愤怒了。你知道，他是非常尊崇和信奉幽灵和鬼怪的。”

“他喜欢装腔作势，”劳瑞说道，“但是，你说我‘自找麻烦’是什么意思？”

“你在杰伯逊手下工作的时间还短，”卡尔姆斯说，“他曾经差点儿把一位年青的数学家折磨死，仅仅因为这位数学家使用埃特渥基学院的名字在科学

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但也许我们这位可爱的校长没有看到你的文章。要是这个迂腐的老家伙真读了《周报》，那你的结局就无法想像了。”

“噢，”劳瑞说，“我想你是指我否认幽灵鬼怪存在的这件事吧。托米……”

“唔，或许我是那个意思，”卡尔姆斯说，“我猜想我们所有的人在心里都是迷信的奴隶。当你大胆地站出来嘲笑所谓鬼神可以导致疾病的说法而且在好运与厄运面前进行诅咒和诽谤时，你一定是非常非常的自信。”

“我为什么不自信呢？”劳瑞笑着道，“有谁曾面对面地碰见过任何种类的幽灵？当然，我意思是说没有任何一个确切的例子可以证明它们的存在。”

“那么关于一些鬼神的幻影，你又如何解释？”卡尔姆斯问道。

“任何一个快饿死的人都能产生幻觉，以为看见了幻影。”

“但要是你歇斯底里地面对一位能够向你出示真正幽灵的人的话……”

“那个人才真正疯了，”劳瑞说，“面对着一位科学家，老伙计，你不觉得你的话太荒唐了吗？”

“我曾多次去过精神病病房，”卡尔姆斯说，“开始时，我也知道观察幽灵得需要耐心，但渐渐地我开始感到疑惑了，要知道，鬼怪总是在满月时出来

游荡，它们会在三天的满月期间窥视整个精神病病房里病人的颠狂景象，但是我却一无所获。”

“纯粹胡说八道。”

“或许吧。”

“卡尔姆斯，在那篇文章里，我设法指出人们是怎样开始相信那些超自然的東西的以及科学的解释是如何最终取代了莫名的恐惧的。现在让我先停下这个话题，告诉我你对调查结果还存在着什么疑问。”

“噢。”卡尔姆斯笑道，“我们两人都知道‘真理’极有可能是一个并不存在的抽象的量。去绞杀你的幽灵和鬼怪吧，劳瑞教授。如果这些幽灵鬼怪对你肆虐无礼，你就硬说它们是根本不存在的東西。我本人并没有确认它们是否存在，只是令我感到奇怪的是，若无某种力量在某处暗中帮忙，一个人的运气可能永远不佳而且倍受煎熬。我不知道也不关心这是否是因为电子以某种特定的速度震动的结果抑或是因为存在于空中、地上、水里的幽灵们妒忌人类所拥有的舒适和幸福的原因。不过当一个人忘乎所以时，我适时地旁敲侧击一下倒也是件惬意的事情。”

“照这么说，”劳瑞钻进他的大衣里，“如果我不加小心的话，没准丑妖怪会袭击我呢。”

“它们会让你得到报应的，如果杰伯逊看到了那

篇文章的话。”卡尔姆斯说。

门又微微动了一下儿——或许是凉爽怡人的春风从窗子吹进来的缘故。

劳瑞挥了挥他的手杖，从屋子出来走进阳光下。他想回家，家让人感到舒适，而且不论视觉上，还是嗅觉上，家都会令人感到温馨。除了季节的转换外，这个小镇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学生们也还是老样子，大学里正建的一栋大楼在未完工前就已显得陈旧老化了。小镇处处给人一种昏昏欲睡的感觉，这倒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眼睛因不断受到炎炎烈日的照射而产生的刺痛。

当他走在通往自己办公室的路上时，他问自己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地方。柳树正在抽芽，学生们伸展着四肢躺在绿色的草坪上，五颜六色的夹克衫，温暖湛蓝的天空，古色古香的石头，还有含苞欲放的常青藤……

片刻功夫，他的脑海里又闪现出自己旅行癖的产生。因宿舍里的一次失窃，他被控告，开除，蒙受耻辱；三年以后——三年的时间太短了，他还未能完全治愈这件事带给他的精神创伤，他们找到了他，并告诉他在他逃跑后的不到一周，犯罪者就被抓到了，一回想起这件事，他就感到一阵羞辱涌遍

全身甚至想他应该向路上遇见的第一个人忏悔。

但是一切都成为过眼烟云了。现在空气中洋溢着春天的气息和希望，以及潮湿的泥土散发出来的清新气味。云儿在高高的天空中飘荡着，偶尔有淡淡的影子散落在路面和草坪上，贴近地面的微风欢蹦乱跳地与秋天残余的落叶戏耍着，叶子被逐出墙角，穿过草坪、倚在树旁，直到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为新的收获季节的即将到来铺平了道路。

这个宁静的令人神往的教育圣地似乎没什么变化。二十五年前，他的父亲，富兰克林·劳瑞，总是沿着同一条街道散步，五十年前，他的祖父，艾扎克尔·劳瑞，也是在这散步。他们都是这样每周而复始地重复着同一个路线，就连载他们的灵车也曾沿着这条路缓慢而行。但是詹姆士·劳瑞改变了这一传统并渐渐地以自己那平静却倔强的方式改变了许许多多的传统。他是第一个背叛这个学究气浓厚的家族的人，同时他自然也是家族中第一个有旅行癖的人。那时他只是一个充满好奇的孩子，但并不怪异难缠，只是或多或少有点好奇而已。

他抬起头，看见了一家坟墓，坟墓上的每个字都多于三个音节，而最吸引他注意的字是“肃静”二字。詹姆士·劳瑞已经从眼前温馨的梦境中构筑了一个自己的空间。如果他想走进那座大厦里去看望那位年迈的牧师的话，他知道他能找到那些被漠不

关心地塞进顶楼天棚下面的他的儿童时代的伙伴们。他们是：斯威夫特^①、丁尼生^②、卡罗尔^③、凡尔纳^④、大仲马^⑤、吉本^⑥、莎士比亚^⑦、荷马，^⑧ 以及那些创造出了许多神秘的传奇故事的无名作者。他们都是他的导师、朋友、玩伴，而且把他这个长着一双大眼睛，肮脏的小脸上满是果酱和蜘蛛网的孩子，从废墟和灰尘以及怪异的思想中解脱出来。现在他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清晰地意识到，他也会重复这条路走下去，周而复始地经过这些窗子上挂着三角旗的商店，经过这些古老的榆树以及斑驳的墙壁，最后由一辆灵车载着沿着这条路到那个休息地，和他的那些迂腐的祖先们长眠在一起。

自己是幸运的，他告诉自己。他有一个可爱的淑女作为妻子；有一位诚实、睿智的绅士作为朋友；有一份令人尊敬的工作；作为一位人类学家还小有名气。患点儿轻微的疟疾又算得了什么呢，它也会很快会好起来的。只要人们是善意的，通情达理的，那

① 斯威夫特（1607—1745）英国讽刺作家。

② 丁尼生（1809—1892）英国桂冠诗人。

③ 卡罗尔（1832—1898）英国儿童文学家。

④ 凡尔纳（1828—1905）法国小说家。

⑤ 大仲马（1802—1870）法国剧作家。

⑥ 吉本（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

⑦ 莎士比亚（1564—1616）英国剧作家。

⑧ 荷马：古希腊的叙事诗人。

他们不理解我写的东西又有何妨？生活如此美好，应该尽情享受人生，还过多地奢求什么呢？

一群学生经过他，两个穿着羊毛衫的运动员碰碰帽沿向他致意，一位教授的妻子友好地微笑着向他点点头，她的奴仆带着很重的东西与她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一个从图书馆里出来的女孩走在他后面，用敬意的眼神瞥了他一眼，他对此毫无察觉，继续笔挺地走着。生活的确很美好。

“劳瑞教授，”喊话的是一个不知哪个系的，死气沉沉的书呆子。

“什么事？”

这个年轻人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他站在那儿，手里拧着一个破帽子，喘息了片刻，才响亮地说：“先生，杰伯逊先生看见您经过，就让我来追您，他想见您，先生。”

“谢谢你。”劳瑞说。他转过身往回走上径直通往办公楼的环路。他对被传唤并未在意，因为他不太畏惧杰伯逊。埃特渥基学院的校长更换频繁而且其中有些校长总能搞出点儿新名堂，杰伯逊属于那种一本正经、严肃乏味的人，所以劳瑞觉得没什么可忧虑的。

办公室外间的女孩跳起来为他开了门。她用低